

公元969年（南汉后主大宝十二年），十月的一天，上午，云淡风轻，初日冉冉，在岭南韶州云门山北麓的蜿蜒小道上走着四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五六岁的丫头栀子，她连蹦带跳，手拿一根树枝，不停地拨打着道路两边草叶上晶莹的露水珠儿。她的小姐素馨跟在她后头，搀着一位九旬以上的老者。这老者姓陈名拙，是唐朝的进士和南汉国的四朝老人，白须飘飘，神高气古，从外貌就可以看出是只闲云野鹤。他走路其实并不需要人扶，素馨搀他完全出于礼貌和表示亲热。陈拙精于音律，所著一卷《大唐琴谱》流传甚广，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素馨跟着他学琵琶，学依谱填词，几年来大有长进，已能创作了。陈拙与素馨的养父、南汉朝前中书舍人兼知制诰胡宾王为忘年之交，但凡在家乡连州住腻烦了，或者四方游走倦怠了，就会到胡宾王的草庐来放松一段时日，顺便教导他的女学生。

胡宾王六十出头，是位公认的大学者，因为对南汉朝廷极端绝望和鄙薄，十几年前辞官归故里，却又不肯住在韶州城的祖传老宅中，而带着一家人来这云门山隐居。其先祖为岭北人氏，唐德宗朝曾任韶州转运判官，卸职后落籍该地。胡宾王现在独自殿后，没人打扰，乐得逍遥，东张西望地领略远远近近的景致。

素馨年方二九，清丽得就像这十月小阳春的山光水色。她对陈拙撒娇道：“师父，您老好狠心，大半年都不来看弟子，害得弟子天天念！”陈拙道：“素馨，你这话半虚半实，我不太敢当真。”素馨道：“弟子就是天天念师父嘛！”陈拙道：“偶尔想想是实情，天天想着的怕是如今在韶州城中的别人。嗯，对了，那事儿你再没个决断，含含糊糊，我就将我家侄孙女小蓁嫁给琏儿了，到时可别捂着被子哭。琏儿都过了二十四岁，不能再蹉跎婚姻了。”素馨道：“师父，您让蓁姐快点嫁过来吧，越快越好。多个嫂嫂多个伴，我乐还来不及呢，谁傻哭！”陈拙道：“小妮子，口不应心！你仗着师父疼你，不会真的那样做，得了便宜卖乖。别忘了，师父这年纪，过九奔百，说痴呆便痴呆掉。痴人什么事做不出！”素馨道：“师父吓唬素馨。师父永远心地清明，如中秋之月。师父，咱别再唠这个好不好？我想知道您老自从正月十八从咱家离开以后，是返连州老家静养了呢，还是又独自云游去了呢？云游又去了哪些地方，有何新鲜见闻？”

陈拙道：“我正月十八从这里起脚，先登大庾岭，踏雪看了几遍岭上梅花，然后一路北上，入了唐国境内，到处寻幽探胜，兼会亲访友，切磋学问；一晃大半年，秋风乍起时想到江南的莼菜羹鲈鱼脍，投向金陵城，晋见唐今主，在他宫中消磨了十几日，早了，想吃的没吃到，写了两个新曲子，最后带回作古的唐中主李璟的一首《山花子》。这词我以前有所耳闻，一直没见过，真的精妙绝伦，教人爱不释手。唐中主词甚少，可仅凭这一首，就足以使他名垂千秋了！”素馨道：“人们都传，唐国当今的主上李煜，曲词填得更更是句句俊逸，字字珠玑，天下无双，不知确否？”陈拙道：“千真万确。那贵人儿，锦心绣口，善感多愁，羸弱斯文，天生一块才子词人的材料，做帝王端的白瞎了他！”素馨请求：“师父，唱《山花子》来听听！”老夫子就低低清唱起来：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歌声低沉、浑厚、苍凉，一直钻进素馨的心窍。素馨冰雪聪明，听一遍就全会了，接着师父的尾音哼哼，却于中途止住。秋残人远，梦追异乡，这说的不正是她自己么？她情不自禁地放开师父，停步站在原地发呆。胡宾王也听到陈拙的

歌吟，朝天竖起拐杖喝彩，没注意到女儿的异常。陈拙看一眼素馨，并不去理睬她，等胡宾王走上前，挽起他的膀子快步急行，超过梔子。素馨近来常常莫名其妙地发愣，梔子见怪不怪。然而小姐以往只是略愣一愣，很快复原，不像这次，竟如深深陷进泥淖，一时难以自拔。梔子拿刚才拨露水的树枝在素馨眼前乱晃，这才将她唤回现实，而双颊便飞起鲜艳夺目的红霞。

“呆什么呆？再呆人家真的娶别人了。胡琰公子他外祖家佳丽如云，都是至亲的表姐表妹，指不定今年过年便领转一个，气煞你！”梔子心直口快，劈头盖脸给素馨一顿数落。素馨道：“他要敢这样，就是薄幸！”梔子道：“哇呀，你好无理，好霸道！一次又一次拒绝人家示爱的是你，一次又一次伤害人家的也是你。你不乐意嫁给他，还不许他娶别人？”素馨泪流下来，滴出两条晶亮的小溪：“你晓得我的心！”“我不晓得你心里的弯弯绕！”梔子提高嗓门，“爱就爱，有那么难么？扭扭怩怩，表里不一，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你爹关你何事，你难道要一世活在他的阴影里？”她骂完又掏出一方手帕替素馨擦泪，倒像她是一位姐姐，接着道：“好在小姐丽质天成，不必涂脂抹粉，要不，这一哭脸花花的，只好打道回府。小姐你这事拖泥带水，很不痛快！”

原来，素馨的生父是南汉国当今皇帝刘鋹豢养的狼。刘鋹登基之初，为了巩固皇位，效法父亲中宗皇帝刘晟，打算诛尽诸弟。刘鋹首先拿大弟弟桂王开刀，在一次御宴中投毒于酒将他害死。剩下的三个弟弟什么庆兴荆王、保兴祥王、崇兴梅王机灵，赶忙相约了一齐去觐见皇帝哥哥，异口同声竭诚向他表忠，并都称愿意放弃藩王封号，做平头百姓，只求保全首领。刘鋹见斩狗教了猴子，宽下心来，饶过他们，而把害桂王的罪责一股脑儿全推到素馨之父身上，杀了他和他的妻子，将他的四岁女儿标价出卖。刘鋹委过于奴这一手，同样贩自他爹。

其时胡宾王在朝为官，买下女孩，偶闻其身上有一种天然花香，仿佛南国素馨，因以取名，收为义女，待如己出。胡宾王有一子名胡琰，大素馨好几岁，深慕这位青梅竹马的义妹，年来背着父母，屡屡向她表白心迹。素馨对胡琰的爱意，也许更加强烈和深沉，可她一想到生父又自惭形秽。胡家书香门第，代代声名高标，而自己的生父是一个齷齪之徒，做胡门亲家是亵渎对方。她爱胡家，不

愿让胡家蒙羞，所以，她一次次婉拒胡珽，有苦只能对闺密一般的丫头梳子倾诉。胡珽受挫，求助于陈拙，陈拙一有机会便开导素馨。胡珽这次离家，从没这么久过，素馨的思念与日俱增，自我因而觉醒，也感到过去的固执多余了。

胡宾王似乎对儿子的心思毫无觉察，正与夫人千方百计替他张罗婚事，陈拙的侄孙女秦子知书达礼，年龄合适，是他考虑的首选对象。胡珽总是推托，消极抵制。夫妇俩历来顺从儿子，不忍勉强。胡珽如今在韶州城中，在那儿陪侍年迈的外祖父，去了半年多。

胡珽外祖家为当地名门望族，属东晋琅琊王氏南迁一脉，广有钱财，韶州城里，说三榕巷王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外祖父生三男四女，可胡珽的三个舅舅却约好了一般，都只弄瓦不弄璋，尽产女孩。为了安慰外祖父，胡珽和他几位姨表兄弟轮侍其侧。

梳子替素馨擦干泪痕，与她并排前行，在一个开阔处赶上陈拙和胡宾王。两位文人站在路中央，兴致勃勃地观赏对面山脚的劳动场面。那里，一群山民正在放火烧山，烈焰发出“哗哗剥剥”的爆响，浓烟滚滚，为明年的春耕作准备。这烧山也叫烧畲，烧后垦出来的土地种庄稼，以草木的灰烬作肥料，大体种过两三年又丢荒，再去烧垦新地。唐人刘禹锡入蜀，在途中曾看见过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写诗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钁金钁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另一位唐人李德裕被贬来岭南，走在韶连道上，也作诗曰：“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畲田早熟，五月便能收割。

胡宾王不癩不拐，无论在家还是出门，手上总爱持一根通体蜡黄的藤条手杖，一说话就提起来指指戳戳，以助表达。此时他用手杖点着对面道：“可惜，可惜！这地块我早相好，正思慢几日来放火的，却被山民占了先，只合另找，反正我明年必定要种它几垅拳头粟、狗尾粟。”

陈拙浇他盆冷水：“罢了，老弟！隐居深山于足下已属勉为其难，还要学陶潜躬耕，能么？”胡宾王道：“我隐得名副其实，不失林下风范，怎叫勉为其难？”陈拙道：“老弟的火气确实打磨掉大半，可心尚未净，还多少牵系着兴王府，自在何来？”胡宾王道：“对那刘氏小朝廷，我早心如死灰，只时或忧及朝

中老友，尤其是我的同年及拜把兄弟钟允章。”陈拙道：“这位钟仁兄，性子比你还要刚硬，吃亏只争迟早，到时怕要死无葬身之地。”胡宾王道：“他是今上的藩邸少傅，所谓帝师，至今还得些眷顾，官尚书左丞，外臣中也只他还说得上几句话，或能善终亦未可知。”陈拙道：“帝王之心，深不可测，朝三暮四。所谓圣君尚且如此，何况今上！”胡宾王道：“兄长所言极是，我当再修一书，促他速速挂冠。这种书信，我已然写过好几封。”陈拙道：“我就纳闷，钟左丞与老弟性多相近，同气相求，却于‘富贵’两字之上各有所持，大相径庭。老弟早早抽身，而钟左丞贪恋禄位，当退不退，指日取败！”胡宾王道：“钟兄或另有抱负。”

一旁急坏善良的素馨，她扯胡宾王的衣袖：“爹爹，光泰寺别去了，咱回家写信，规劝钟伯伯要紧！”胡宾王道：“傻孩子，哪争一天半天的？实性和尚请我和你师父去他那里，必然有事，岂可爽约？”素馨不再言语。

胡宾王觉得有点累，从地上抓一把干草铺在路旁的石板之上，先请陈拙坐，然后自己也坐下。瓶子放落小背篓，从中取出一只陶壶和两只小竹杯，斟茶分别捧给陈拙和胡宾王。陶壶外面包着一层特别的树皮，故而斟出来的茶还是热的。瓶子又从背篓中拿出一枚鸡蛋，素馨接过，细细地剥尽蛋壳，递给父亲。胡宾王身患消渴之疾，采纳陈拙少食多餐的建议，出行必要带上点食物。

素馨蹲下，一手轻抚胡宾王的膝盖：“爹爹，听师父的，畚咱不烧了。那活您干不了，家里谁都干不了。还要将树木、荆棘砍倒晒焦哩，那么长的砍山刀，看着都疼人。”胡宾王道：“不要你们干，我自己干。陶渊明做得来，我也做得来！”陈拙道：“陶潜耕的是熟田，种豆南山下，种就是，不必开荒。其次，陶潜身体康健，不生病。再次，他种地该是帮帮工，打打下手，甚至装装幌子。他家有妻有子有奴，哪里真要他做，又哪里肯要他做？”胡宾王道：“陶诗写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已耕亦已种，不乐复何如’，怎叫不是真做？”陈拙道：“诗中的话怎好当真？你我都是舞文弄墨之徒，铺张夸饰，微风大浪，这其中的虚套，难道忘了？”瓶子道：“咱家木楼旁边放着现成空地，大人想种庄稼在那几种点得了，还去烧荒，没事找事！”素馨嗔她：“瓶子没规

矩，信口开河！”梔子颦：“本来是嘛！”陈拙道：“梔子丫头说得对，我看就这么办，老夫也参与，在门前屋后种他几垅豆呀薯呀的，明年开了春举趾^①。”

太阳升上半空，温温吞吞，照得人暖洋洋的。对面的山民干得更加起劲了，叫声、笑声混作一团，其间夹杂着放纵的尖啸。那片先砍下的林木已被烧尽，余烟泛紫，袅袅升腾，这里一簇，那里一簇。人们开始砍伐另一片茂密林木，无论男女，都赤裸着上身，油黑的背脊光影流动。又有人带头唱起山歌，群起应和，独唱很快变成合唱，俚语野调，单一而重复，这边的人一句都听不懂，只感觉他们都很快活。

陈拙万分感慨：“听听，这才是天籁之音，纯从心底流出，率性、阳刚、自然。相比之下，我所作的歌调曲词就过于贫弱，有时又无病呻吟。我也不敢像他们那样扯开喉咙尽情抒泄，只敢低吟浅唱，自娱自乐。素馨别跟我学，跟山民学吧！”

胡宾王道：“那可使得不得！我儿胡琏常与山民搅在一块，最爱随他们上山狩猎，一去十天半月，说滚烫的鹿血也喝过，就着割开的鹿喉管喝。这不成了蛮子？女儿我就不想让她这样，还是望她做个窈窕淑女！”陈拙道：“素馨跟你住在山中，哪里还能成为地道的闺秀淑女！山冈上她也敢乱跑，夏日也敢打赤脚，溪涧里也敢去摸鱼虾，若非读过几卷子曰诗云，与村姑何异？”胡宾王道：“都是梔子带的！”

梔子从胡宾王身边拉开素馨，一本正经地道：“听到了吧，小姐？下回你再要采花采果采香草，别叫我陪你，你自个上山。带坏了你，这罪我难担待！”素馨道：“你这刁蛮丫头，一句都说不得了！”陈拙道：“其实，琏儿和素馨现在这个样儿，都特别可喜可爱，文不失野，野而还文，元气充盈，性灵饱满。琏儿能文能武堪称全才，绝非一般文弱书生可望其项背，那武的一面，都从狩猎得来。山民行猎，如军布阵，金笳相鸣，杀气薄天。我每读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都情为之动，神为之往！”

① 举趾，此处指举起农具耕作。

胡宾王被驳倒。瓶子收起陶壶、竹杯，几个人继续赶路，女孩子们还是在后面。

胡宾王和陈拙到达光泰寺，住持老僧实性和尚于门台合掌相迎。该寺为佛教禅宗云门派祖庭，因为受到南汉历代皇帝的重视，规模宏伟，殿宇辉煌。寺额上的“光泰禅院”匾为南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龚御赐。龙门派创始人文偃大德生于当代，才圆寂二十年，生前被朝廷奉为国师，恩遇隆厚。

实性和尚将两人接入寺庙，领他们沿左廊一直来到后园，按习惯，先让他俩参拜祖师之塔，就是文偃大师的墓塔。墓塔也有题额，曰“宝光之塔”，出于南汉第三位皇帝刘晟的手笔，四字幼稚失格，软拉巴几。此君书法极烂，却偏爱题词，到处留污。人有不能，贵在藏拙。实性与陈拙都在墓塔的正面拈香参拜，胡宾王偏偏走到侧面去参拜，他是不肯同时对那四字“御书”表示敬意。南汉诸帝，他没有一个瞧得上；至于中宗刘晟，他更从未将他视作人者，而视同畜物。刘晟弑兄夺位，又将十多个弟弟以及侄辈杀得罄尽，然后强纳弟媳、侄媳为嫔妃，不但凶狠残暴，而且悖礼乱伦。侧面参塔，胡宾王从来如此，他的朋友们习以为常，心领神会。

参过祖师，三人一同来到知客堂，刚刚坐稳，韶州土军都知兵马使李延珙一身戎装进来。他摘下头盔，先向陈拙行个跪拜大礼，再向实性及胡宾王致意。李延珙虎背熊腰，三十多岁，也是连州人氏，陈拙的小同乡，孩童时候跟陈拙读过几年书，以师道事之。他如今带着一支由韶州、连州地方土著组成的正规部队，有数千之众，驻防在杨溪河畔的安潭圩。

恩师在前，李延珙不敢落座，而站到陈拙背后，左手托着头盔，右手握着剑把，俨然一尊守护神。胡宾王笑道：“李将军，你这样恭敬，我也坐不住了，老夫子又何尝不是我的师长呢？来来来，我跟你一起立而侍之。”陈拙摠住他，道：“他想站着让他站去，你又添什么乱？实性和尚请咱来，谓有急事相告，听他细道吧。”

李延珙道：“实是我要和尚请二位屈驾的。我前天得到朝中确信，钟允章左丞被逮下狱，家产抄没，家眷仆人二十几口全被圈在空宅里，都命悬一线！”

胡宾王骤然一惊，手中的茶碗差点跌落，而荡出一半淡黄的茶汤。“真邪乎，”他道，“我和老夫子路上还提到他，老夫子就断言他好景不长，竟马上应验，何其疾速乃尔！只不知朝廷安给他什么罪名？欲加之诛，罪名自然可以随意罗织，可也总得有！”李延珙道：“罪状么，诬蔑先帝，戏谑今上。”胡宾王问：“凭甚如此指控他？”李延珙道：“钟允章左丞偷偷修撰了一部国史，取名《南汉志》，皇皇十余万言，其间于高祖、殇帝和中宗都有指摘，于中宗尤多不敬之词，又讥今上的窥交之癖，称之为目淫。此书不知缘何为陈延寿所获，案发，今上龙心震怒。龚澄枢和陈延寿一帮阉竖，早视钟左丞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屡屡在今上面前诋毁他都没得逞，这回终于找到一个绝好口实，将他扳倒，从此朝权将被他们把持得严严实实。陈守中、卓惟休和王琦那帮外廷大臣本属聋子耳朵，每天的职务就是上朝房下围棋、吃煮茶！”

胡宾王失声道：“糟了，钟左丞做了我的替死鬼了！那书是我才杀青的。我让珽儿抄出两部，一部使人专送钟左丞，请他私读后拾遗补缺，不期出此纰漏，他是自己认下了。阉狗们一直在钻头觅缝，恨不得洗垢求其瘢痕，以便一击置钟兄于绝地，我和钟兄都过于掉以轻心，以致授人以柄！”

陈拙道：“岭南这汉，自称大汉，轻贱它的人称之小汉，老弟却以‘南汉’命之，与前头那几个汉以及当今北边那个汉区分开来，甚善，会得到后代史家认可的。想来在老弟的诛心笔下，咱小汉朝诸位君王是体无完肤了？”胡宾王的拐杖在地面点得“笃笃笃”响：“何止体无完肤，我简直指他们为独夫民贼。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孟夫子说的。凭刘氏父子几代人拆的那些烂污，古往今来，也就桀纣可比，连秦始皇都望尘莫及！高祖还算有些英明神武吧，拓疆立国，开科取士，通商四方，鼓励农耕，可也天生嗜血，肆施酷刑，灌鼻、截舌、锯解、剜剔，炮炙、烹蒸，汤镬、铁床，加上搏象、斗虎及蛇窟、水牢，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他看着杀人双颊乱颤，涎水长流，口中呀呷有声似啃人骨！”

陈拙拉胡宾王重新坐下，轻轻拍了几拍他的掌背，示意他别太动气，道：“刘氏出于中原，华夏之裔，统治这南蛮之地，不思变夷为夏，反而多受同化，难怪老弟义斥。”胡宾王仍很激动：“什么华夏之裔，我就存疑！悖礼而好杀，

代代如此，代代相承，该刘究竟是何种草？这小朝廷，哪有一点中原清淑之气，哪有一点文明族类的体面和尊严？为其臣子，咱当羞煞！”陈拙道：“所以咱离开了，自处江湖之远。”胡宾王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发挥：“中宗弑兄灭亲就不说他了，轮到今主，残暴无耻之外又添淫逸和变态，宫廷里更加乌烟瘴气。邻邦唐国今主李煜，虽亦暗弱，却尚正常，而且能文，词名昭昭，相较之下，小汉现下的皇上真如稀屎一泡！”

李延珙夹起头盔抚掌：“骂得酣畅！胡大人一如既往，满腔热血，秉性未移。有其君必有其臣，阉狗们更坏，把持朝政，箝制人口，在州县为官者则搜括地方，兼并田地，直接为祸百姓。不过，小汉气数将尽，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大宋灭蜀多年，即将兵指岭南。宋帅潘美在潭州厉兵秣马，麾下十万雄师摩拳擦掌。咱那点军队，自吴怀恩、邵延鎔和潘崇彻三公相继去世后，将领几乎全是贪滥宦官，早被带成狗熊，根本不堪一击。我的这营土军是唯一有点战斗力的，可绝对不会为小汉国卖命，到时将望风举旗，迎王师入境！”

陈拙道：“你的监军怎会让你这样做？你的顶头上司、韶州都统辛延渥也会对你格外严控。那些阉狗跟咱可不一样，没了小汉这棵朽木便没了立身之地。”李延珙道：“我的队伍里，阉狗的监军有名无实。他们吃喝玩乐可以，弄钱可以，干涉我的军务纯属妄想。至于辛延渥，我一向不鸟他，公然分庭抗礼，他虽恨我，却无可奈何。他一逼我，我便率部入山。”

陈拙道：“这就好。”他转向胡宾王：“老弟，人心思北，看来小汉是该覆亡了！小汉号称六十州府二百一十四县，其实人口稀少，很多州只辖一个县，连陪都齐昌府也才管个兴宁县，全国充其量十六七万户四五十万口。如此蕞尔小邦，偏安一隅五十余载，比中原五代梁、唐、晋、汉、周任何一朝都维系得久长，也算一个奇迹。”胡宾王道：“正是亏了中原战乱频仍，神州真主迟迟不肯出世，才会如此，让刘氏捡个大漏！”陈拙问：“那么，依老弟之见，宋太祖赵匡胤是神龙真主么？”胡宾王道：“我看是！”陈拙道：“就因他强大并已拥有中原之地和天下大半？”胡宾王道：“非也。因他是位仁义之君。‘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此其与子孙约，读书人有福矣！仁君降临，天命有归。太

祖还是孩童时，与他弟弟光义各坐在一只竹筐中，赵母挑着随众逃难，恰被睡仙人陈抟老祖看见，当即吟出两句曰：‘谁谓当今无天子，我见天子成担挑。’太祖崩后，兄终弟及，赵光义还要继承大位哩！”

陈拙道：“那我们就耐性等着宋太祖这仁主来光复岭南，替岭南百姓建立王道乐土吧。”

李延珙道：“宋国皇帝正是因小汉皇帝荒唐，群阉为恶，欲拯汉民于水深火热，才暂置吴越、唐及北边那个汉于不顾，先行征讨岭南。他深恨阉竖，曾当朝明谓左右曰，汉国之帝或可恕，群宦必诛，殄灭丑类！”

陈拙道：“只是，钟左丞怎么办？他可等不及，一门老小朝不保夕，指不定哪日便被试了铁锯，下了汤锅，剥了头皮，咱尽快想出解救他的办法来才好。我与此君原无多少交情，延珙当亦如此，可胡老弟之友即我等之友。”

李延珙道：“老师的话也是我的话。怎么救呢？朝中无一可用之人，我兵发都城又尚无赢算。”

最沉不住气的是胡宾王，他又烦躁地起了身。钟允章不但与他关系特别，还因他的书而下狱。“我入朝投案，讲明实情，换出钟兄！”他转过几个圈，下定一个决心。陈拙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弟入朝，充其量再送一个人去受死，毫无意义，因为清除钟左丞是龚澄枢和陈延寿的必达目的，酝酿已久。”胡宾王道：“既无救人良方，我便与钟兄同难。于情上理上，亦当如此！”陈拙道：“咱不是还在想法子么，过几日再作定夺。若还思之无策，你必欲前往，我无二话！”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提了许多方案，又都被一一推倒。实性和尚始终憨憨的，为他们斟茶倒水，完全置身局外。

中午，客人在寺用斋。胡宾王难以下咽，半碗黄粱稀粥也没喝完。素馨和梔子近午才进寺门。她们一路采芒花、野菊，梔子手上抱着一把，要带回去插瓶，装点茅舍。

见父亲郁郁不乐，素馨一时摸不着头脑，经过李延珙解说才明就里，丢开自己的心情，爹前爹后地甜叫，逗父亲开怀。

胡宾王挂虑着钟允章，旧病加重，卧床。陈拙通医道，亲自到野外采草药，又亲自煎煮，以便掌握火候。馨素和胡夫人侍奉汤药，三天三夜衣不解带，谁困极了谁歪在旁边的小榻上对付片刻。丫头栀子做饭洗衣洒扫庭除，忙得脚踉打背瞪，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那天采得的芒花和野菊被整理了插在一只大瓷瓶里，使厅堂平添几分情趣和生机。

第四天上午，胡宾王病情有所减轻，沉沉入睡。素馨绷紧的神经为之一松，也在小榻上进入梦乡，双眉微蹙，似含深愁。胡夫人坐在女儿身边，握着她的一只小手，凝视着她近日明显消瘦下去的脸庞。这张俏脸容长而细腻光洁，干净得无一斑一痣，五官精巧，如雕如琢。

胡宾王先素馨醒，讨水喝。胡夫人从暖壶里倒出半碗水，扶起他，让他就着手喝完，再帮他重新躺下。素馨在梦中嘴动，含混地咕噜了句什么。胡夫人替她掖掖被，对丈夫道：“这孩子，有心事了。”胡宾王道：“女孩儿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哪有不闹点伤春悲秋、感柳怨桐的？素馨同龄女子，应多出嫁。咱总怕她到别人家受气吃苦，一拖再拖，谢绝了好几拨媒人，实非长策。”胡夫人道：“我



是真舍不得她。馨儿不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可她哪天走出这个家门，会比割我的肉还疼！”胡宾王道：“为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可生为女孩，总不能让她永远盘在父母膝前。”

夫妻俩谈来谈去，徒添忧闷。女儿嫁了不舍，留着不忍，进退维谷。很奇怪，他们都不会转转脑筋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让素馨与胡琏结为鸾凤，岂非两全其美？但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素馨根本就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没有跟胡琏成婚配的前提。

素馨睡过一觉，心情开朗许多，下午在鹤云台上弹琵琶。

胡宾王的草庐坐落于云门山北麓，是以木头搭起的两层干栏式建筑，桃柳阔叶盖顶；底层四敞，长草。二楼除了灶间和公共厅堂，还有五六个隔间，为卧室、书房及客房。屋后即山，屋之四围树木扶疏。一涧绕过门前，涧中置水车一轮，终日自得其乐地徐徐翻转；涧上横卧一桥，木板铺的桥面，竹子做的桥栏。涧水的拐弯处，深深成潭，潭边堆起丈余高的土台，即鹤云台，是胡宾王闲览景物或请客人饮酒、赏月、谈古论今的场所。

涧那边是一大片原始野地，长满低矮灌木，小兽出没，鸟儿群起群落。更远处又是山，依山脚散布些庄户人家，是胡家的最近邻居。溪涧自东南而来，西流。溯小溪朝里走，可以进入云门山腹地和瑶人部落。胡宾王他们口中的山民，即指瑶人。瑶人出山，常从胡宾王门前经过，沿一条泥路往前，再翻过相公坳。

相公坳朝吐雾气，昼盘雄鹰，得名于韶州曲江大贤、唐开元宰相张九龄。九龄罢官居乡时，曾野游至此地，夜行，忽见一只月亮在前头的两山间升起，特别大，特别近，特别圆。他上了山坳，不想走了，露宿一宵，便使之成为名胜。

胡家与瑶人历来和平相处。胡琏交了个瑶人朋友，叫鲁儿，年龄与他相仿，山寨中组织狩猎时便来邀胡琏，站在涧桥中央，先打个响亮的唢哨，呼唤胡琏，然后高举竹弓旋转身子猴似的舞蹈。

这个下午，日色暖和，屋后的山冈虽然失却了盛夏的浓绿苍郁，却色彩斑斓，更显丰富。鹤云台的木板地面擦拭得发白，素馨对着短几，怀抱琵琶。她抚过两支曲子，意有所动，又抚出《女冠子》调儿，暗里唱道：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素馨倦了，置琵琶于几，起身整衣，凭栏向野地那边深深眺望，但见远峰隐隐，白云悠悠，斜阳脉脉，鸟儿飞飞。近处一声欢叫，她收回目光。丫头梔子站在溪涧里，裤脚尽湿，双手捉住尾尺把长的金色鲤鱼。鱼儿猛地甩动尾巴，溅梔子满脸水珠。她提肘擦脸，鱼挣脱“扑通”掉回水中，梔子穷追。这段涧水，刚才已被梔子两端下了竹栅。溪涧上游通连大草塘，常有鱼儿顺水而来，在这一段觅食，所以胡珪设了机关。一动机关，平时悬着的竹栅便双双落下。

素馨烦恼顿消，快步走下土台，提提长裙，想下水助阵，因为穿得太拖拉，只得跟着仓皇窜动的鲤鱼跑，指点梔子下手，又笑又叫，将陈拙和胡夫人都引下楼来，胡宾王则拄杖站在楼梯口看。好一阵没见女儿这样开心了，胡夫人喜上眉梢。陈拙老夫聊发少年狂，返身上楼取来长柄小捞网，站在岸边伺机捞一把，最后竟然被他捞着。梔子很沮丧，说不算不算，鱼是吃她赶晕了头的，老夫子太取巧。陈拙道：“那我将鱼放掉，让你继续赶？”梔子道：“好，快放，快放！”就抢陈拙还伸出在水面上的捞网，陈拙连忙举高。

胡夫人道：“梔子，好孩子，快上来，水冷哩！”素馨道：“是呀，小丫头，上来上来，算你和师父各一半功劳，晚饭让你俩都多喝半碗鱼鲜汤。”陈拙道：“让梔子多喝一碗，功劳全归她。”梔子道：“这还差不多！”

梔子上岸，素馨拉她去换衣裳。梔子刚才是来洗菜的，一把青葱还丢在水边。胡夫人二话不说，走下五级石磴洗菜。陈拙则在稍下游处杀鱼，取块薄薄的石片，三下两下完成刮鳞、剖腹、清腔和切块，动作麻利。

胡夫人面如满月，形似观音，而有观音菩萨的心肠。她这千金小姐，嫁胡宾王后，夫唱妻随，丈夫为官，劝其淡泊，丈夫归隐山林，同其清苦，每每布衣布裙，亲操井臼。

过了几天，初霜下来，陈拙老夫子去军营访李延珙。他仍是去与这位昔日学生会商如何解钟允章之厄，李延珙多少总有点实力。陈拙约十日必回，却失了期，胡宾王越发焦虑，再次卧床不起。陈拙走前教素馨认过治胡宾王之疾的几种

草根。她这日与梔子上后山采药，两人都粗衣布鞋，俨然村女，背篓持铲。

后山并非一直高耸上去的那种山，较低处有一个平平缓缓的山窝，山窝里长着一片橘林。两人采好药，去橘林摘果子。往年此时，加上胡琏，总是三人一起行动。好果子必在高处，胡琏爬上树，探手小心翼翼地将果子顺下，装满一只布兜，再传给素馨和梔子。

两个女孩从低矮的枝头摘些果实，或太小，或歪歪扭扭，或色泽暗淡，很不称意。她俩都会爬树，尤其是梔子，只是橘树枝密，牵扯衣衫且多蛛网，她俩夙怕。素馨抬头凝望那些挂在高处红得耀眼的大家伙，有一只便幻化为胡琏的笑脸，兀自朝她挤眉弄眼。她一阵错愕，就听梔子高声叫“公子”。她心跳气促，眼角果然映入一个男子的身影。那男子顺坡一步步上来，很快到了近处，素馨撒腿就跑，往橘林深处钻。

此人正是胡宾王的独生儿子胡琏，他是随陈拙老夫子从韶州城归来的，到家有一会儿了。他见过父母，亲喂过父亲小半碗汤药，便上山来找素馨和梔子，未及换装，宽袍大袖，顶束发冠，文质彬彬。他皮肤略赤，一身线条刚柔相济，整个儿给人劲朗隽健又宽厚谦和的印象。

胡琏见素馨一闪身没了，知她故意躲他，朝梔子摆摆手，就要跟去，被梔子喝住：“你给姐姐站下！”小丫头总对比她年长七八岁的胡琏自称姐姐，久而久之，胡琏习以为常，干脆顺着她的意叫，讨她高兴。他闻声止步，道：“梔子姐姐，胡琏打过招呼的。”梔子挑理：“摇摇手，这便叫打招呼？马虎潦草，礼数欠周！”胡琏就深躬个身：“久违慈颜，姐姐玉体安否？”梔子道：“礼是周全了。公子，我来问你，你如此猴急，要做甚？”胡琏笑而不答。梔子道：“我劝公子持重些，在这儿帮姐姐摘橘子是正经！”胡琏道：“此话怎讲？”梔子道：“你先将树梢头那几只果子摘下来，我再告诉你怎讲。”

胡琏从来不会拒绝这种请求。他脱掉长袍，挽起衣袖，轻捷地爬上树，像只猿，又很快下地，衣尾兜一窝光鲜圆润、大小均匀的朱橘。梔子让胡琏将果子倒进她的背篓，取一个掰开，递一半给胡琏，自己吃另一半，说甜。

胡琏拿着半个橘子，等梔子给他解开谜底。梔子问他是否真爱素馨，他答

真爱。“那小姐爱你么？”“应该爱吧！”“爱为何拒你于千里之外？”“我就越想越纳闷。兴许，素馨妹妹恐我对她用情不专？”“非也！”“究竟为何？”“为何？你说为何？她成心消遣你！你越热乎往上赶，她越摆谱，拿捏你；你若装冷，她就毛了。这叫以退为进，战无不胜。你待在这里，保管她立马出来叫哥哥。”

梔子生性调皮，瞒着实情，满口胡诌。她这也是表达对素馨的不满，要治治她的小姐。胡琏将信将疑，站在原地，目光频频探向素馨隐去的方向，终于按捺不住，将半个橘子塞还梔子，穿起袍服，往里找寻。

素馨就在近处，背靠一棵树干，轻轻抽泣。她不了解梔子捣蛋，真的被胡琏刚才的冷落弄得又气恼又伤心，以至于胡琏来至极近才发觉，又跑。前面橘树稀疏，长棵快要变妖变怪的千年老樟，原是他们常来的地方。素馨绕樟树而走，胡琏跟过两圈，突然折返，让素馨一头扎进他的怀里。胡琏抓住她的手不肯放，素馨挣扭了许久才认输：“你放开呀！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胡琏道：“妹妹，我跟你还讲甚体统不体统。哥哥的背腔，你都趴过不知多少！”

素馨羞红双颊：“那是幼年无知时做的事儿！”

胡琏呛她：“是，是，妹妹小时候跟哥哥多亲，一天不见哥哥吃不下饭，如今人大心大，想飞了，不要哥哥了！”

素馨一时不知怎样争辩才好，委屈得又双泪长流。

胡琏牵素馨走到老樟前，指着树根部的大洞让她认真看。洞中摆着许多形态各异的泥人仔，摆出一个很喜庆的场面。胡琏问素馨是否记得洞中的小人儿哪个是她，哪个是他。素馨拒答。胡琏道：“跪在地上的是你和我，我在左边，你在右边，正在向爹娘行礼哩。亲朋好友聚在咱周围，贺咱俩成婚。”

素馨仍不吱声，咬紧嘴唇。

这是兄妹许多年前的共同创作。那时家中还没有梔子，而有一个年老的女仆，负责照料他们。那日老仆上山拾菌子，带上他俩，放他俩在老樟前玩耍；他们便挖了黄泥巴巴，和上泉水捏泥人，布置自己的新婚排场。事实上，有好些



年，胡珽和素馨都一直分不清兄妹和夫妻有何区别，而且都认定二人长大后是一定会像别的亲密男女那样被撮合在一块举行那样一场婚礼的。

胡珽道：“妹妹，不准再讲‘年幼无知’那种话，素馨就是我胡珽百世修来的妻。我知你心同我心。别再跟哥捉迷藏了，哥求你！”

素馨记起梔子那天的恐吓，埋怨道：“你赖在外祖父家，乐不思蜀，谁知看上了哪位表姐表妹，又拿甜言蜜语来拐我！”

胡珽道：“我心里被妹妹填得满满当当，连别人的一根手指头都难再容纳，妹妹可别冤屈我！”

素馨道：“冤屈？分别许久，见了人还装看不见，只管跟小丫头厮缠！”

胡珽不便出卖梔子，自认疏失，发誓下回再也不敢了。素馨道：“不敢了，这叫什么话？难道我不许你与梔子接近？帮她摘果也是应该的，你是男子汉！”

胡珽想，女孩子总是有理，就再认了个错。

素馨生性温婉，像现在这样说话，算很冲的了，也是憋了太久，一时略为失持。这便让胡珽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微妙变化，满心欢喜。他领素馨出去，提起两只背篓，让女孩们空着手下山。

当晚，一家人加上半客半主的陈拙，围在胡宾王病榻前。屋外刮起北风，一阵阵扫过林木，呼号啸叫，如翻江倒海。气温骤降，屋里门窗关紧，旺旺地燃起一盆炭火，暖融融的。外木板墙间的缝隙，立秋前已用黄泥巴封涂。胡宾王既爱山水，也爱这种古朴的生活方式，每读《诗》之“七月”，至“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必掩卷忘情。

这本来应该很温馨，然而眼下的氛围却因为一个人的命运而显得颇为沉闷。

陈拙下午伴胡珽归来，并没带回好消息，反而说到李延珙派四名武士潜入兴王府，尝试劫狱，原以为将关押钟允章的地方打探得十分准确，摸进去却是一间空室。人被转移至天牢，武士死三伤一。

“噫！”胡宾王听后狠捶床板。

陈拙又说到钟允章的妻儿和家仆被圈于空宅，饥寒交迫，次第亡故。胡宾王陡地掀掉棉被，滚身下榻，连手杖都顾不上拿，往外就蹿，说他便入朝自首。其

时胡夫人没在，胡宾王踉踉跄跄颠出房门，栽倒，前额碰破，见红。现在胡宾王头上包裹素纱，背靠床屏，还异常亢奋，口口声声称要进兴王府城，说陈拙答应过他实在思无良策便任由他行动的。陈拙承认他说过这话，胡宾王病情好转便让他赴义，自己舍命相陪。

这就骇坏胡琏，他亢声道：“师父、父亲，万万不可呀！二老若果成行，将置琏儿于何地？从今往后，琏儿尚有何面目立于高天厚地之间！琏儿业已长成，理应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承受苦难，担当责任。琏儿在此，捐躯舍命的事儿轮不到其他任何人，更别讲父亲和师父！”

素馨赋在胡夫人身上，心潮起伏。胡琏哥哥就是这样令人起敬起爱，是真男儿。

陈拙默然。胡琏的话在理，可并非无懈可击。让做晚辈的去送死，长辈们又怎么落忍？

胡宾王没陈拙理性，硬生生地说这是他惹的乱子，大丈夫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不要别人来掺和。

胡琏道：“爹！”

胡夫人温言款款：“老头子呀，你的话大错特错。你的事便是大家的事，大家也当作自己的事，不然老夫子怎会为之四处奔忙呢！咱都平心静气的，好么？”

胡宾王心服口服。

胡琏道：“其实，琏儿已有成谋在胸。”他停了停，环视亲人一周。大家也看他，表情里充满期待。

胡琏道：“我在韶州城里读到朝廷发下的榜文，今年的科考照常举行，仍是在十二月上旬。我想去赌一把，若能中个状头，留在朝中，便有些许希望，毕竟近了钟伯伯一步。朝廷决因在明年清明，足可让我从长运筹，一步步往前做。”

听到这里，连病重的胡宾王都乐了：“我的傻儿子哟，那种考试根本就是龚澄枢、陈延寿的私家生意、敛财手段，你还要去凑热闹，还想凭真才实学夺状头？”